

清王朝的侧影

兴膳强邦的努尔哈赤

康熙的膳政宴策

奢泰忘危话乾隆

腐朝败世说慈禧

清宫御膳房探秘

乾隆御膳研制开发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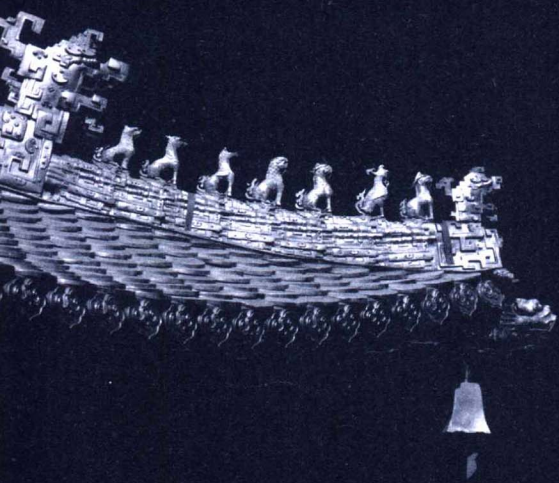
京菜探源

漫话『满汉全席』

吴正格
编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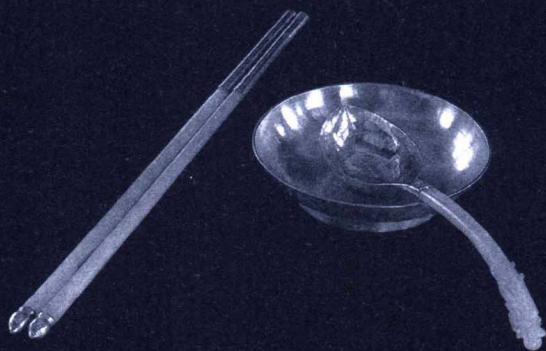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吴正格 编著

清王朝的侧影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清王朝的侧影 / 吴正格编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7. 8

ISBN 978-7-5306-4699-1

I. 清... II. 吴... III. 饮食-文化-中国-清代 IV.
TS9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17840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5.25 插页 4

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册

定价: 15.00 元



满汉全席菜品



孔府满汉宴的银质餐具——鱼形锅



乾隆御膳·糯米酿藕



嘉庆御膳·百果鸭子



慈禧御膳·绣球燕菜汤



慈禧御膳·碎熘鸡



晚清御膳·炒松蘑酱



晚清御膳·豌豆黄

吴正格

中国餐饮文化大师、中国烹饪大师，曾在人民大会堂司厨国宴，被海内外媒体誉为“中国满汉全席第一人”、“大陆清宫菜权威”。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辽宁文学院特邀合同制作家。现任香港满汉全席餐饮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兼任辽宁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副会长、《当代中国人才库》名誉主编等。著有小说、散文、传记文学多部。

目 录

清王朝的侧影

兴膳强邦的努尔哈赤 003

康熙的膳政宴策 023

奢泰忘危话乾隆 057

腐朝败世说慈禧 089

附

清宫御膳房探秘 133

乾隆御膳研制开发谈 140

京菜探源 152

漫话“满汉全席” 160

目

录

清王朝的侧影

当定下这个题目后，清王朝在我的想象中似条巨鲟从历史之海中浮现出来。游影之间，感到它的头部在辽东的赫图阿拉一跃，颈位遂显豁在盛京那里；接着，它的身脊胸腹就摆到北京；然后末梢一翘，使我想到慈禧；至于溥仪处，只是尾部的残鳍。这种借喻未免玄张，又嫌玩史不恭。只是，我想概括一下清王朝的来“鱼”去脉。因本组文章是以御膳的角度去写清王朝的侧影，写它的由鲜到腴、由腴到糜、由糜到腐的体变过程，故此牵强附譬，就这样拙自绘形了。

我曾在《朝歌醉帝》一文中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：商初，伊尹怀着负鼎问政、“治大国，若烹小鲜”的政治抱负，在亳城为商汤王烹制一道“鹄羹”，以喻作治之道，为商汤王赏识，伊尹遂以为相；他以负鼎之志，辅弼商汤王灭夏。从此，一个新兴的商王朝在割烹的理律中强兴。后



伊尹事汤

来,老子据此总结出“治大国,若烹小鲜”的经典名言。可是,五百年后,还是这个商王朝,却在“鹄羹”衍延而成的奢靡酒宴中消亡,纣王打了最后一个酒嗝,扑入蔓延的炊火中自焚。肴能兴邦,酒可

丧邦;食鼎酒爵里,盛装着一个商王朝。这里,恼怒的历史狠狠地扬手一挥,在岁月空间里划了一个循环圈,操纵炊火将商王朝铸成了一个司母戊大鼎,留给后人去思索。

商鉴于清,其间遥遥。但是,割烹的理律恢恢无截,它穿时越代,仍是深深地渗透到清王朝的政统中。只是世进人易、时势不同,不再以人明规,乃隐延成一种獭祭式的自然流泽,悄悄染附到清王朝统治者们的身上,使他(她)们在浑然无觉或有意无意间释放着这种史传的作用。这样,凭赖他(她)们各自不同的从膳观念和宴事行为,也就有了明君、庸君和昏君(后)之分,使御膳桌上

的变化成为清王朝变化的一个侧影。于是，清王朝的御膳也就在不经意间经过了一个由陋到俭，由俭到丰，由丰到奢，由奢到朽的过程。最后一看，鼎爵里也盛满了殷肴商酒，使清王朝迷迷晕晕地陷进了历史埋下的伏圈中，最后蹈入商王朝倾覆的那种地方。这时候，历史又恼怒地跳出来，但还是压住火气，还算客气地将这个变得只会豪饮奢食、满身赘肉的无用王朝撵出了故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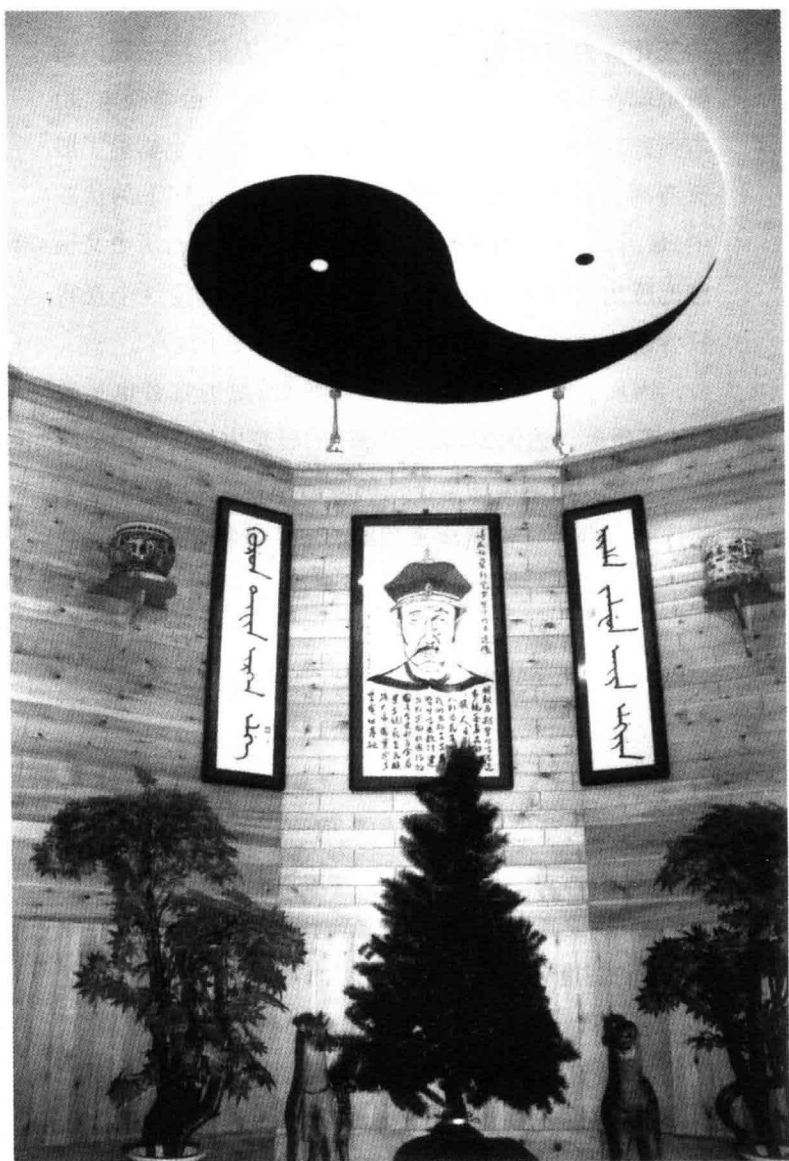
因而就想，膳宴对执政者是政治，对为官者也是政治。实质上，“治大国，若烹小鲜”的思想内核已被历史熔炼成构建和谐国度的象征性的政治符号。我们这个膳宴王国走到今天，能从清王朝的前鉴中获得何种警戒呢？往下这样去写，并未调入戏侃或褒读的佐料。

兴膳强邦的努尔哈赤

——清王朝的侧影之一

一、元代草原与前清山沟之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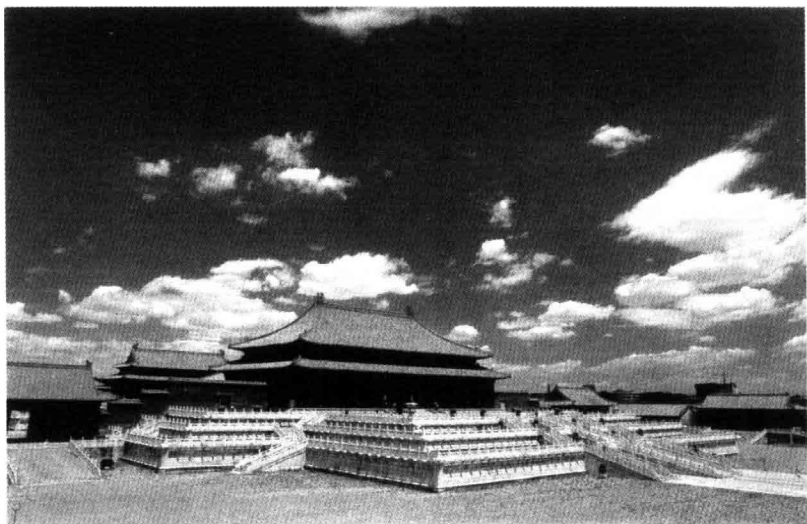
“赫图阿拉”这个满语，汉译为“横山岗”，就如古籍里说的“陟彼高冈”。清王朝之初，关外三京的第一座京城就建在这里。它位于抚顺的南面不远，清时被尊为“龙兴之地”，称兴京，满语为Yenden hoton，意为兴起、肇兴之城（现属辽宁新宾县境内）。这地方我常走动，主要是去搜寻并感悟清代的文化遗迹。每当我乘车驶进盘山道，环望这一带脉势如腾的蓊郁山冈，悄动的苏子河漫漶



努尔哈赤画像

西去,还有北延的羊鼻子山东西两侧的广阔田野,那是可容纳数万之众练兵的天然空间,就感到这里有一种包容生灵的温厚气氛,诱人亲近。旋而想到,当年的努尔哈赤能于此地建都立业,使御膳的灶火得以萌燃,并化为这个王朝“紫气东来”的第一股炊烟,这是他的牧猎生态意识在蛮赫中升展成的兴国行为,是充满了鲜活生力的选择。

从此,一个被称为“骑射的民族”,便在这个大山沟里积蓄了改变历史的力量。这种情况,似乎与当年在蒙古的忽里勒台的成吉思汗相仿。这儿请允许我提及一下前史的片段,说几句成吉思汗。成吉思汗是清王朝的前世敌首,他的智慧大多用在武功上了。所以,当时世界的东半球都留下过他和他的子孙们的剽悍身影。直到1227年7月,他灭了西夏后,病死在甘肃清水县的弥留之际,颤动的双唇间仍然吐出两句有气无力的杀伐声音:“要假道南宋,灭亡金朝。”后来,金王朝果然被他的孙嗣忽必烈灭了。金王朝是清王朝的隔世先朝。这里需举出个金主御宴的例子才不致脱离主题。当初,金主曾在混同江(今松花江)北畔举行过所谓的御宴:“金主聚众将共食,则于炕上,用矮台子或木盘相接,人置稗子饭一碗,加匕其上,列以长瓜,皆盐渍者;别以木碟盛猪、羊、鸡、鹿、兔、狼、麂、獐、狐狸、鹅、雁、鱼、鸭等肉。或燔或烹,或生脔以芥蒜汁清沃,陆续供列。各取佩刀,脔切荐饭。食罢,方以薄酒传杯而饮。谓之御宴者亦如此。”(《钦定满洲源流考·国俗》)而且,稗子饭里还“渍生狗血及蒜之属



太和殿

合食之”(《金志·饮食》)。这种御宴今天看来,倒像尧舜时期奴隶主举办的一顿半野蛮的大餐。可是,金建都燕京(时为中都)后,因领效过北宋汴京宫廷的御宴余绪,其御宴就大不一样了,宴时,“朱漆银装镀金几案,果碟以玉,酒器以金,食器以玳瑁,匙、箸以象牙”(《钦定满洲源流考·国俗》)。您看,金主的御宴在前后间的变化该有多大,得来也确实不易。这是获得了尊荣、领土和财富的集中象征,更是用千千万万将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。然而,这一切都被忽必烈抢掠过去。当金哀宗被蒙军由汴京追到蔡州(今河南汝南县)而悬梁自缢时,他的余部只能怀着亡国的悲伤,溃逃回东北,重新过起凄凉的牧猎生活。照理说,亡国之灾该是世代不忘的。可是金主的

后世并没有舔着伤口回忆仇恨。明万历三十一年(1603),当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后,他所懋建的功勋就等同于当年统一了蒙古各部的成吉思汗了。这时候,他却没有复仇的意思,而是首先想到效仿成吉思汗采用畏兀儿字母书写蒙古语的做法,令他的文僚额尔德尼和噶盖,以蒙古字头诸女真语音,创制了最早的满文,用翰墨武装起一个文盲的民族。可见,这时的努尔哈赤已将成吉思汗当成了治国的楷模,已将前世的仇敌和睦为内心里的尊崇,化解为文化生态意义上的一种认同。正是在他亲近蒙族的意念引导下,“满蒙一家”的理义就演进为后来清王朝贯彻始终的君子政策。

而且,岳飞也是努尔哈赤的前世仇敌。他不会不知道岳飞大破“拐子马”,并因颖昌一役,使金国元气大伤的史情。岳飞被害后,人们浸沉在“靖康耻,犹未雪”的爱国情绪里。就在“抵恨外辱”的余绪长久绵延之中,努尔哈赤却将他的两个孙子改为岳姓。兹证他已将自己定身在中国人的位置上。这种反叛族规、化敌为亲、增进民族统一的行为,是要有超人的胆识和气量的。他所以能起到兴清定邦的历史作用,得益于这种阔大的胸怀。

二、赫图阿拉的御膳房

明万历四十三年(1615),努尔哈赤确立了八旗制度,次年称汗(hán),将赫图阿拉建为都城,史称后金。这个国号显得雄图若揭,是要连接历史,继承金太祖完颜

阿骨打的遗志,准备夺取明王朝的江山,重铸先世的辉煌。这时期,曾当过明王朝建州卫都督佥事和龙虎将军的努尔哈赤,我估计已识得些许汉字。但他是否读过《吕氏春秋》里的“本味篇”、感悟过伊尹恣言割烹以喻治国的道理?想是不大可能。但是,雄图天下的英雄即便胸无点墨,也有强健的思想张力和改造时势的不凡灵性,深奥的学问在努尔哈赤身上似乎仅为一种粉饰。现在,他需要亟待塑造的新兴国体仅仅是这样两种形面:正面是以“七大恨”誓师,公开反明;侧面则是演进文明,履新图变,摈弃落后的风习和粗俗行为,为社稷的发展撑起更高的天幕。其实,这两种形面的塑造也是在塑造他自己的人格精神,使他的形象在明末清初的历史接榫处化作一尊座碑。关于他的军事和其他业绩早已昭然于世,无须赘言,我只说侧面。这个侧面的形影从他对膳事的行为中就能反映出来。明末清初的史料卷帙浩繁,这些都留给明清史家吧。我们,只要放轻脚步绕到努尔哈赤的御膳房中窥视几眼也就够了。因为,这里是清王朝的御膳发端地,那冉冉炊烟中正飙升着一股股兴旺的生气。

这个御膳房,其实比努尔哈赤当初在呼兰哈达岗(今新宾永陵对面)启建佛阿拉城时的“殿堂衙署”(他当时任明政权的建州卫都督佥事)的衙膳房强不了许多,也就是几间极为简陋的土石之屋。里面的炊具是从征战队伍里搬过来的几口煮肉的大铁锅,再就是一些粗樽糙甑和几个带树皮的沉厚菜墩,以及几把染有锈迹的笨拙